

河潮

【友友／著】

大河漲潮的時候，楔子夢見了蛋蛋，他越發妖艷女氣水靈，他一身傳統戲裝，甩著水袖，

邁著又碎又急促的蓮花步向楔子走近。

蛋蛋的戲腔尖聲尖氣：「其實多年前我已暗戀於你。

你扮男人，我扮女人，男男女女，非男非女，

既男又女，男女合一，這不就天下太平了嗎？」

楔子愉快地從夢中笑醒。



河潮

● 友友／著

聯合文叢 240

河潮

作者／友友

發行人／張寶琴

總編輯／初安民

主編／江一鯉

編輯／張清志

美術編輯／周玉卿 戴榮芝

校對／余淑宜 友友 張清志

法律顧問／理律法律事務所

陳長文律師、蔣大中律師

出版者／聯合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基隆路一段180號10樓

電話／27666759・27634300轉5107

傳真／27567914

郵撥帳號／17623526 聯合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6109號

網址／<http://unitas.udngroup.com.tw>

E-mail: unitas@ms4.hinet.net

unitas@udngroup.com.tw

印刷廠／凱立國際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銷／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地址／台北縣汐止鎮大同路一段367號三樓

電話／(02) 26422629

版權所有・翻版必究

出版日期／2002年2月初版

定價／200元

copyright © 2002 by Liu You Ho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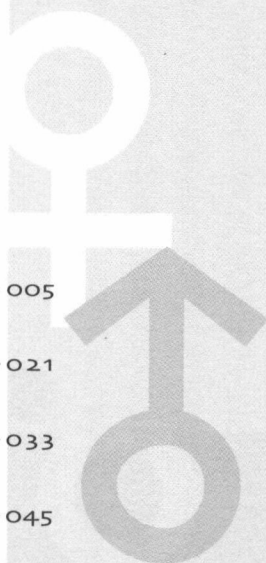
Published by Unitas Publish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Printed in Taiwan.

目次

神秘現象.....	005
大河的祭品.....	021
荒誕的歲月.....	033
洗澡的功能.....	045
關於蛋蛋.....	073
啞口無言.....	099
完美的形式.....	109
小腳偵緝隊.....	125
蛋蛋的雞巴.....	147
楔子的嚎叫.....	169



聯合文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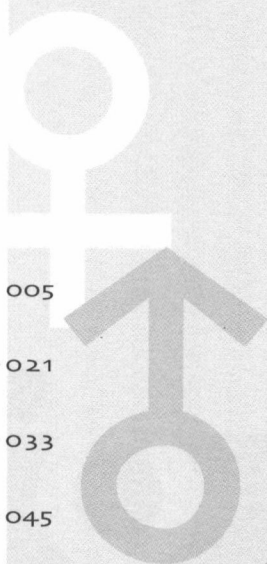
240

河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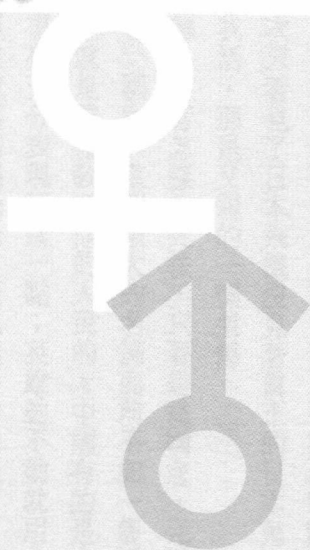
● 友友／著

目次

神秘現象.....	005
大河的祭品.....	021
荒誕的歲月.....	033
洗澡的功能.....	045
關於蛋蛋.....	073
啞口無言.....	099
完美的形式.....	109
小腳偵緝隊.....	125
蛋蛋的雞巴.....	147
楔子的嚎叫.....	169



神秘現象



楔子，這個名字聽上去有點兒像日本人的名字。但她不是，楔子是地地道道的西北佬，而且父親間接地跟日本人打過仗。那一次戰爭，日本人的飛機轟炸過父親的家鄉。那架該死的日本轟炸機炸死了許多無辜的男女老少，楔子爸當然恨日本人。父親和他的游擊隊用他們自製的老土槍朝天上射擊過，沒打中。那一次只看見了日本飛機沒見著真正的日本鬼子，沒有機會與日本鬼子真刀真槍面對面拚個你死我活，那是父親的一個遺憾。

那個時代，人們講究報效祖國，為國捐軀，不管怎樣的死法，只要是為國家，死得多麼殘忍、多麼不策略都沒關係，好像人的生命在「國家」這個強大的名詞面前不如一隻螞蟻，「只要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毛主席就是這樣教導他的人民的。中國有的是人，只提倡英勇，不提倡善戰，大量的電影、教科書裏充分表現了這一點；英雄動不動就用肉體堵槍眼，雙手托炸藥包，根本不講人的價值，以勇敢無知為光榮。表現戰爭的場面常常是橫屍遍地，越鮮血淋淋越象徵著革命徹底，這正是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炫耀的政治資本：瞧，我們就是這樣打下江山的！

可如今的年輕人恥笑這種勇敢，他們才不會迎著子彈跑上去白白送死，在他們看來這種行為既可憐又愚昧。他們以為為戰爭丟命是不值得的，無論是正義的還是非正義，生命的價值遠勝過殘殺。

「難道歷史一定要用鮮血寫成嗎？」一次，一個年輕人這樣與楔子爸辯論道。

楔子爸憤怒地罵道：「你說什麼？你這個小兔崽子，你懂得個屁！」

那年輕人說：「有理講理，幹嘛罵人呀！」

楔子爸不能想像天底下竟然有這種理論，這超出了他的知識水平，他只有用謾罵來對付這種渾蛋邏輯！楔子爸瞪起一雙金魚眼：「老子就要罵你，你看怎麼著？你們這些乳臭未乾的毛娃子，還想教訓老子？媽的！」楔子爸吡著滿口的大黃牙厲聲罵道。

那年輕人並不示弱，眼睛一擠：「首長同志，您在哪買的『大糞牌』牙膏？我也想買一管用用。」

那年輕人一臉犯壞的表情。

楔子爸一時沒明白過來，叨著菸捲狠命地啞了兩口。只有當他困惑時，菸彷彿是他的救星，本能地依賴於它，他以爲菸可以使他的思維靈活一點。

那年輕人繼續振振有詞：「戰爭很難說是正義與非正義，它的本質是殘酷的、毀滅性的，在這一點上正義與非正義沒有太大區別。」

楔子爸氣得七竅生煙，他這一輩子沒有聽說過這麼荒謬的理論，這簡直是可恥！是叛國論調！他自言自語道：「我們辛辛苦苦打下的江山，早晚要敗在這些好吃懶做的年輕人手裏。」他感到痛心疾首。由於他的憤怒，造成了嚴重便秘，長年累月沒有拉過一次通暢的屎，他覺得人人都在跟他作對，連屎都跟他過意不去，他從廁所出來嘴裏罵道：「娘希皮

的，這年頭連屎都拉不痛快！」他的臉泛鐵青色，掛著仇恨的表情。其實楔子爸不會真正上過一次戰場，不曾打死過一個敵人，他犯不著這麼同仇敵愾，一臉凶相。但他絕不肯輕易承認這一點，江山一定是他們打下的，他肯定是有功之臣。

許多年過去了，有一天早晨，她父親從廣播裏聽到這樣一則消息，令他心裏很不舒服了一陣子。那是當時的頭等大事，作為每天早晨第一條新聞播出的：中日建交了。從此兩國人民要友好和睦相處，化干戈為玉帛，不再刀光劍影。楔子爸聽到這條新聞像被重重擊了一下，他跟誰賭氣似的又鑽進那滿是屎味的被窩筒，直挺挺地躺在床上，瞪著鯊魚似的眼睛，死死盯著天花板，好像那兒站滿了日本鬼子。多少年來黨的教育就是要「苦大仇深」，播種仇恨的種子，「不忘階級苦，牢記血淚仇」，怎麼就這樣一筆勾消了？他眼前出現了當年他二叔倒在日本飛機投下炸彈的血泊之中，那一次他們家族共有兩個親人葬身於日本人的轟炸，他怎麼能忘記過去的那一幕？一想到這兒，他氣憤地一躍而起，好像要去跟誰拚命似的，嚇得小妹躲進了門背後。他歪七扭八地穿上了衣服，趿著鞋，骯髒的腳後跟也露出了憤怒的表情。他怒氣衝衝地走進了廚房，當他喝第一口茶時，楔子偷偷地瞥了一眼父親，父親的臉色就像杯中的茶水泛著青綠色，楔子不明白什麼事惹得父親這般惱怒，只有父親大怒時才會有這種氣色。這時，四個女兒便悄悄地躲在一邊，不敢發出半點聲響，否則她們會變成父親發洩的對象，要挨皮肉之苦的，這是自打她們出生後就懂得的規矩。

楔子爸那一代人有著一種嚴重的情結：那就是他們不喜歡日本人。他們那一代人親眼目睹過多少中國人死在日本人的屠刀下，他們無法忘卻這種仇恨，黨教導他們的黨員要時刻銘記在心，並且要他們的子孫千秋萬代牢記這個血淚仇、民族恨，他們就是要用這種「階級覺悟」來影響下一代，只有這樣才能證明革命的徹底性。楔子爸的真誠，具有普遍意義。這條新聞，就像一下子打破了他們的信念，他們從感情上實在接受不了：幾十年來差不多每天聽慣的宣傳、教育，在這個早上通過這麼個破木匣子一下子就全變了？他當然不願接受，就連楔子也是伴隨著「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的歌聲長大的，她在這一點上與父親保持了一致性，看來長期的宣傳沒白費。

那個晚上，楔子的父親在飯桌前用他那濃重的西北口音沒頭沒腦地說了句：「想不通」。那時對政府的任何一種批評都會遭來滅頂之災。他很技巧地使用了這麼三個字，溫和地表達了自己的不滿。那個時代，幾乎把每一個人都訓練成了政治動物，靠他們特殊的嗅覺嗅出政治氣候的輕重緩急。這不是罵人，這是一個事實。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中培養出一層又一層這種人，數量之大、之可觀，難以想像。

楔子的父親是一個大老粗，革命後進了城，然後進了掃盲班，整個受教育的程度不超過高小。但他能從每天報紙上的字裏行間讀出政治氣候的風向：「左風」？「右風」？刮的是「十二級颱風」還是「和風細雨」？誰的名字排在第幾位，誰誰誰多日不在報紙上出現了，

不是好兆頭。他甚至能從簡短的新聞聯播節目中看出某某正印堂發亮，福星高照，還要繼續飛黃騰達。某某滿臉晦氣，雙目渾濁，將要大禍臨頭。他能從頭版社論或大標題中嗅出今後幾個月的政治走向，是春寒乍暖，還是繼續緊縮，簡直就是政治算命先生，他有這種功能。楔子的父親只不過是一個離京城十萬八千里的煤廠廠長。

他常常感嘆道：「唉，誰叫咱沒文化呢！要是文化，就憑我的資格，早就爬到中央了。」

按照楔子爸的資格，的確算是老革命了。雖說沒有真的跟日本鬼子面對面地較量過，但畢竟是從頭到尾經過抗戰八年的老八路，解放戰爭那就不用說了，當然是順理成章的事，即便是沒有真正打過仗，抗日、打老蔣的心情還是有的。那麼，沒有功勞也有苦勞吧。何況他自認為自己是資深元老。他經常在家裏對著四個女兒炫耀：「我像你們這麼大早就參加了革命，哪像你們還留在家裏吃閒飯。我跟著共產黨打天下，打日本、打老蔣、土改鬥地主、抗美援朝打美帝，什麼沒經歷過！再加上各種政治運動，多少人想把我整倒；反右、四清運動、文革紅衛兵揪鬥，可沒人把我整垮，我依然是一廠之主啊！雖說官小了點，但還是共產黨給的嘛，黨還是信任我的嘛。」每每楔子爸說到這兒就要打出三、四個滿意的飽嗝，他總是在酒足飯飽之後一邊剔著牙花子一邊發出對自己沾沾自喜的評價。楔子媽在旁邊頻頻點頭，不時地發出一兩聲恭維的贊許：「俺老頭子就是了不起！你爸在煤炭系統沒人比他資格

更老，連煤炭局長也沒你爸參加革命早，他們有眼不識泰山，才給你爸分了個煤廠廠長的職位，按照你爸的資歷好賴也該當個局長啦。」楔子爸聽到這兒好像戳到了他的傷痛，瞪起一雙牛眼，朝著楔子媽咬牙切齒地說道：「你懂得個屁，政治是隨便好玩的嗎？要你在這瞎插嘴！」楔子媽一向在自己丈夫面前自卑之極，她崇拜自己的丈夫就像女紅兵崇拜毛主席那樣，摻雜著敬愛與恐懼。另外，她自知自己是斗大的字不識一筐的文盲，丈夫呵斥她，也是心甘情願的。她低著頭又給丈夫盛了一碗飯，小心翼翼地用飯勺在上面使勁地壓了兩下，又添了一勺飯。她認為只有讓自己的男人吃飽了，他的智慧才能得到充分發揮。之後，她又多夾了兩塊肥肉，攔在了丈夫的眼前，好讓自己的男人吃飽了繼續發高論。連毛主席他老人家都說只要每天給他吃碗紅燒肉他總能打敗蔣光頭。那這幾塊肥肉對她男人來說就更精貴了！

其實楔子爸對自己的政治生涯含有相當複雜的心態，一方面他絕不肯承認自己在官場上的無能；一方面又很是為自己的政治資歷而驕傲；可是又為自己在官場上如何不得志而憤憤不平。他總是抱怨在政治舞臺上自己沒有過硬的後臺。在那片古老的土地上是最講究論資排輩的，論資歷，楔子爸的確不淺，有些人的政治背景遠不如楔子爸，甚至比楔子爸晚參加革命十幾年，卻比楔子爸爬得快、地位高，而他如今卻可憐巴巴地只混了個煤廠廠長的職務。這能讓人服氣嗎？楔子爸深知要想在朝廷當大官必須有後臺，而他天生沒有這種機緣，在黨內沒有任何根基，有野心卻不知如何鑽營，再加上又是個大老粗，想往上爬，智能太低，不

會玩權術，他既有農民出身樸實的那一面；又有農民出身狡猾的那一面。他自認為煤廠廠長這一職務與他的資歷不般配，好比鮮花插在牛糞上，在那一堆堆黑漆漆的煤堆上是不可能開出燦爛的鮮花，他的革命遠大抱負也不可能在一箇小煤廠充分發揮光和熱，他是被埋沒了的，沒有人重視他的資歷，沒有人發現他的政治敏感性，這是他一生耿耿於懷的一件事，他為此一生不快活。

儘管楔子爸未當上大官，為此，他寧可死不瞑目。但他還是畏畏懦懦的，處處聽黨的話，時時跟黨走，在任何細節上都不肯落伍，他很清楚追趕革命時髦才有可能升官發財，權力會給他帶來無限的好處，不僅僅是精神上的，還有物質上的，這他是知道的，可他骨子裏有一個根深柢固的玩藝比他还頑固，無論他怎樣革命，哪怕他變成了毛主席也無法改變，那就是一種連他自己也說不清楚的迷信，這種文化深層的造就比革命本身還頑固。就像老毛當年與國民黨打仗，刻意登白雲山求籤，得上上籤。又找高士道士占卜一卦，道士預言：此公將得天下。自打那次占卜之後，老毛與國民黨的幾次大戰役勢如破竹，節節勝利；而國民黨潰不成軍，落花流水；老毛很快得了天下，住進了紫禁城，成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結束了蔣家王朝的時代，把蔣介石趕到了孤島上。在這一點上不能說偉大領袖毛主席他老人家是徹底的無神論者，可歷史從來都是「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的。關於這個細節，楔子爸早就聽說過，但他不敢說，那分明是迷信嘛。同時他又十分得意，認為自己與老毛有著異